夏靜漪問:　如何在社大導入審議式民主，培養出成熟的公民？

楊志斌答:　曾經有個藍圖，社大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學習，到社大學習是平等的。老師提供知識的架構，但不是完全的、單向的知識的傳輸，老師是引入者，有專業知識，有一定學養，**老師提供就是「引入」和「架構」。在知識架構下加入學員的生命經驗，與老師提供的知識的激盪，對應地方需求、地方特色的，產生有助於地方營造的新的知識**。師生對話，是社大課程挺重要的事情。在對話中，練習聆聽、表達思維的基本功。社大有公民週，宜蘭、羅東社大的公民週是非常有特色的，縣政府一直很支持，公民週設計的很嚴謹，縣府的主管機關是可以來對話，比其他社大公民週多了一些真實感，主管單位會現身來面對公眾，還加上專家學者、NPO代表，那其實就是小型的審議式民主。所以公民週，每一學期就會有一種審議的價值。

那社大平常就會有一些社區行動、調查工作坊，有一些專題型的社區計劃，這幾年不是有青農育成等計畫，這些計劃透過具體的社區行動，更深入接觸到這些問題，或者透過更具體的社區調查，去累積對地方問題的了解。這就是在累積討論問題的素材啊，在**審議式民主要「知情」**，特別是台灣公部門、學界，對於地方的知識是不夠的，那就**透過社大長期致力於地方的基礎資料的建構，累積，然後告訴大家作準備，這是「知情」。**這些都在做，把它整合起來，你想像那樣的劇本，比如，蘭陽平原一年舉辦一次公民的共識會議。公民共識會議是很慎重，在審議式民主的定義，一次辦四至五天，**針對重要的事情，整理了所有過去資料和爭議，由公民來討論，**因為要有好品質的討論，因此要限制人數，不超過三十人，要有很清楚的網路篩選的遊戲規則，這個用意就像切片一樣，透過篩選／切片，作病理診斷，可知道原來公民是如何看待這些問題，這些出來的結論會舉辦一個記者會，那這三十個會簽名，經過四、五天的討論，在這些問題上的共識是什麼，沒有共識的正反意見、原因等等。這份簽名的結論報告，（若）在國外，會送到各級（機關）或圖書館。當社會各界要發動更細、更深的討論，這個結論報告就可提供參考。這是一個不斷回饋，循環，再發展的事情。這是國外，透過公共的教育系統、文化系統，去承接審議的結論和能量。那談到台灣的社大，假設蘭陽平原一年舉辦一次重要的**公民審議，結論會指向有共識及沒共識的部分，指認有哪些問題待解決，那社大就開始承接，繼續透過我們的社區計畫，社區調查，去累積待解決的資料，繼續累積新資料來討論這些問題**。那待解決的問題可能有十項，那社大每一學期會有一次公民週，那就來討論，這其中兩項、三項。討論之後，**可能還沒辦法形成共識，還有很多小問題衍生出來，那就回到每個課堂上，可能有十門課和這個問題相關，他願意認養，在課堂上問話，對答，學習，就可以環繞著這個課題。這就是一個循環；**有大的審議指認大的研究方向、大的社會發展方向。社大進入這個審議式民主的系統，**利用每半年一次的公民週接著討論，利用平常的課程和社區調查行動，去累積，去厚化很多公民對此的想像**、歧見，這不就跟整個大的社會的需求和發展，和社大學校的學習結合在一起。

這個事情是四、五年前柯Ｐ帶動新的參與式預算，這更好，社大的討論不會是空的，它可以提出參與式預算。社大人多，透過一個機制，提出參與式預算，在社大校內讓所有班級知情，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，這些學員還有家庭及親友，那社大這些具有高度共識的提案，在整個區域的參與式預算一定比較容易得到支持。因此，社大哪需要找很多錢，它想要做的，都可以透過參與式預算以得到地方政府編列預算來回應它。這不是很好嗎？

**公民素養**就是**不斷在（審議式民主、參與式預算的）操作中累積**。學員會覺得有**誘因**，是因為**他可以看到他的討論對應大的地區的大的問題，以及參與式預算可以得到成就**。以前就是我們在班上討論或是公民週討論，公民週要倚賴地方政府的善意，可是當我們民主配套要件越來越多時，社大要做的就是「接軌」，**讓我們的學習與演練可以跟真實的制度接軌**，它就可以產生真實的作用，不是玩玩而已，不是模擬。**社大就可以利用平常的課，在生活中有意識地憂患台灣的民主，為了要解決地方的大問題。**